

003686



出版史志丛书

JSDBY

徐州卷·连云港卷

# 江苏艺文志



出版史志丛书

# 江苏艺文志

徐州卷·连云港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

A3321

江蘇藝文志

顧廷龍題



## 《出版史志丛书》前言

从1989年10月起,我们为了编纂《江苏出版志》,开始征集、整理出版史料,先是点点滴滴,后来就涓涓成流了。其中有不少长篇的出版史料专辑,是专家、学者们经过长期辛勤劳动所积累而奉献出来的巨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虽说这些史料大部份属于江苏地方性的,也足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出版事业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关系极为紧密,影响极其深远。而现有史料之丰富,远非一部综合性的、受体例和篇幅限制的《江苏出版志》所能容纳的。如果把大量史料继续束诸高阁,弃之不传,那就太可惜了,我们这些出版史志工作者也会长久自愧不安的。

由此,我们引发出一个念头,就是在编纂《江苏出版志》的基础上,再编辑一套《出版史志丛书》,不仅可以把已征集来的专题史料传之于世,还可以继续从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发掘有关的珍品予以出版,这无疑将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情。

但是,编辑出版这套史志丛书,不能不说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它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编辑、印刷、发行、管理诸多方面);范围很大(从本省到区域直至全国);时间跨度很长(上溯至发端,下限于当今)。我们的初步打算是:实事求是,分步实施,细水长流。先从编纂江苏地区的出版史料做起,然后面向更大范围征集,逐步

开展，成熟一本，出版一本，积少成多。不仅如此，出版这套史志丛书，要有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这也是一大难题，需要各方面的协调才能解决。

令人振奋的是，这一出版工程，首先得到了江苏省出版总社蒋迪安等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怀，他们从出版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既在编辑思路上加以指引，又在人力和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江苏人民出版社也乐意接纳出版。同时社会各界有关专家、学者和我省出版界的前辈，都热情关注，积极参与了编纂工作。

经过五年多来的耕耘，除《江苏出版志》外，《出版史志丛书》的第一批选题已编纂成书，将陆续问世。它们是：

《江苏出版大事记》

《江苏出版人物》

《江苏出版机构》

《江苏刻书》

《江苏图书编辑史》

《江苏报刊编辑史》

《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

《民国党派社团出版活动史略》

《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

《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

《江苏艺文志》(以市为卷)

这批丛书，总的来看，它的史料性、学术性、时代性，是相当鲜明的。其中大部份虽系地方性史料，由于江苏地区自古以来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伴随而产生、发展的出版事业，在全国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它的实际价值，势必远远超过它的地方性。相信它将为当今深化出版改革、繁荣出版事业起一定的借鉴作用，为更深层次地进行出版科学研究创造一定的有利条件。果能如此，我们也就算尽到了一份责任。

回顾这批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我们深感它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史志编辑部负责具体地策划和组织工作。南京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省博物院、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委党史工委、省政协文史办以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许多单位及其专家学者都热情给予了配合和支持。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倪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方庆秋研究馆员、出版家周天泽等分别担任各书的主编。江苏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高斯、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高介子和全体编委、江苏省出版总社柯光勤、江树廉、朱文虎、朱兴乔等分别为丛书审读。丛书由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编审俞洪帆主编，省出版史志编辑部主任、副编审穆纬铭任副主编；王春南、邱禹、徐飞、钱兴奇等分别担任责任编辑。在丛书付梓之际，我们对所有为丛书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部

1993年9月20日

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  
《江苏艺文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编 赵国璋  
副主编 江庆柏  
编 委 赵国璋 江庆柏 汤大民 谢秉洪

《江苏艺文志·徐州卷》编写组名单

主 编 邱鸣皋  
副主编 赵明奇  
撰稿人 赵明奇 严国庆 陈 军 汤大民

《江苏艺文志·连云港卷》编写人员名单

撰稿人 汤大民 赵国军

# 前 言

赵国璋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 and 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要继承并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广泛深入地开发文化资源,编制各种典籍目录实为当务之急。我国又是目录学起源很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天下遗书,先后撰成《别录》和《七略》,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东汉班固节录《七略》撰成《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我国史志书目的先例。以后历代各有制作,形成系列化的具有独创性的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典籍的日益丰富,目录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录学著作的种类与数量都迅猛增长。

建国以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目录著作,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如《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等连续出版物相继问世,及时提供了全国范围的图书出版信息,并且为今后的文献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些大型的综合书目、专题书目,如《十史艺文经籍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四部总录》等陆续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检索工具。

但是,现有的成绩仍是不够的。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目录学上有待开发的领域十分广阔,地方著作目录就是其中之一。

地方著作目录习惯上叫作地方艺文志。我们这里指的是地方

人士(包括一部分侨居或寓居者)的著作目录。地方艺文志,按其性质来说,应是史志书目的分支,大致又可分为省志和府县志两级。由于地方艺文志取材的地域小,更接近于著录对象,就具有“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章学诚《修志十议》)的优势。地方艺文志不仅对研究地方文献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充实完善史志书目也有积极意义。

地方艺文志性质上虽属于史志书目的分支,但是却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起源较迟。据唐刘知几《史通·书志篇》记载,北齐、北周间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中的《坟籍志》,著录了当时邺下文士的著作,这大概是最早的地方艺文志。同第一部史志书目《汉书艺文志》相比,约晚了500年。此后又经历了600余年才有了南宋高似孙的《郑录》(今浙江嵊县地方志),其第5卷、第6卷著录了当地文人的著作,并辑录了有关当地的诗文。这是现存最早的地方艺文志。地方艺文志的大量出现已经是明、清两代的事了。二、内容不纯。地方艺文志顾名思义,当以收录本地人著作目录为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前述《郑录》即既收目录,又录诗文。流风所及,诚如姚名达所说:“明清志家,多抄诗文而少于目录。”(《中国目录学史》第386页)所收内容尚不止此,姚氏举出乾隆《归德府志·艺文略》竟列出四子目:学官经籍,名家著述,金石文字,郡县志乘。这是对地方艺文志内容的最广泛的理解。还要补充说明的是,经常有人把著录本地人著作的地方艺文志和辑录有关某地方的地方文献书目并为一类,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就包含这两部分内容,他把前者称为内编,后者称为外编。其实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书目,我们认为分开编写为宜。三、类别不明。地方艺文志是记载一定行政区域内著作之总目,行政区域是一定历史时期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区域。如果说史志书目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全国总书目(又有通载与断代之分),地方艺文志无疑是相当于这一总书目的地方分卷。容肇祖在1928年发表的

《目录学家著述之分途》一文中已把《地方目录及地方志之目录》作为“史家目录”的一个分支，可惜这一正确分类似乎未被广泛采用。四、新修地方志不列“艺文志”这一类目。建国以后，60年代、80年代两次掀起新修地方志的高潮。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大事，规模宏大，意义深远。新志中门类齐全，而独无“艺文志”。我们认为这并不足怪，因为“艺文志”是专业性较强的部分，独立出来作为专志之一，比收入地方志中更加适宜。

我国幅员辽阔，历代文献浩如烟海。为了全面地查清这一文化资源，包括已佚的和现存的，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通力合作，统一体例，各自编好本地区的艺文志。我国已故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钱亚新先生，生前得知我们这一想法时，非常赞赏，说：“这样我们就有了一部翔实可信的《中华艺文志》了！”是的，这正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一部《中华艺文志》，与先进的电子技术相结合，就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华民族著作的信息库，其意义该是何等重大！

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当然不是少数人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促使这一宏伟目标能早日实现，我们不顾力量有限，提出了《江苏艺文志》这一课题，愿意为这巨大工程添砖加瓦，铺路架桥。

关于“江苏艺文志”，前人已编写过以下几种：(1)乾隆《江南通志》中的《艺文志》，共5卷，收书数千种，依四部分类，著录书名卷数作者，间有作者简介或按语。(2)清末常熟人潘任编著《江苏艺文志》，存经部稿本14册，著录简略，藏南京图书馆。这是清末宣统年间缪荃孙主编的《江苏通志稿》的一部分。(3)金钰撰《江苏艺文志》，是1929年前后纂修的《江苏通志稿》的一部分，全书未完。其《经部》发表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第6、7、8期(1933—1935)；《史部》稿本全19册，藏南京图书馆。此书著录极详，其版本项列举收藏该书之各馆藏书目录，近似联合书目的体制，用意甚

善，可惜未竟全功。(4)1945年汪伪时期以吴廷燮为总纂所编《江苏通志稿》，其中亦有《艺文志》，按当时府县政区分为17卷，著录简略而且草率，似为未定稿。这部《通志稿》正在整理中，今后可望出版。

我们这次重新编写《江苏艺文志》，其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求全。凡本省籍人士著、编、注、评、校勘、增补、翻译，以及重要的校刻之书，不论存佚，均加收录。我们认为著作与整理都是文献工作，艺文志应当一视同仁，予以著录。二是求实。材料务必信而有徵，表述力求繁简适当，查阅便利，一以向读者负责为宗旨。在编写体制和体例方面有以下五点须加说明：

一、本书为多卷集。以1990年本省行政区划为分卷标准，以每一省辖市及其属县(含县级市)为1卷，全书共分11卷。每卷内市及直属县作为一个单元，其余属县仍各自作为独立单元。这样的体制使本书可分可合，分之可成为市、县艺文志，合之则为全省艺文志。

二、时间断限。本书收上古至清末(1911年)本省籍及定居本省的人士的全部著作。生于晚清活动在民国期间的学人，其著作基本上属于传统文化经、史、子、集范畴者(或谓之“旧学书”)则酌收。这一弹性断限是为了保持传统文化相对的完整性，又不致过多地打乱清末与民国之间的时代界限。

三、全书结构。本书采用“以年系人，以人系书”的编写方法，不同于以著作分类为序的习见的编写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人与书紧密结合，便于“知人论书，因书知人”相互印证，避免了分类排列、人书脱离或人的介绍失之过简的缺点。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不便于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我们补救的方法是：一是每书之下标注类目，二是全书完成之后拟另编《书名分类索引》。

四、关于存佚。大量典籍遭受历代天灾人祸而散佚损毁，古人

谓之“书厄”，这是令人痛心的事。《隋书·经籍志》兼记亡书，为后世树立了良好榜样；宋郑樵《校雠略》特著《编次必记亡书论》等篇以阐述其意义；清朱彝尊《经义考》于书名下分别注明存、佚、阙、未见四类，为后来多数书目所遵循。本书简化为三：存、佚、未详（不写）。因资料不足，有些书存佚难定，不得已只好空着此项留待以后填补。

五、关于零星篇章。本书以著录独立成书的著作为主，但有些人以单篇名作流传人间，有些人集子已佚而总集或其他书籍中保留其若干篇章。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本书亦间加著录或在按语中道及。

我们十分感谢江苏省出版总社领导和江苏省出版史志编辑部的同志，他们在目前“出书难”的情况下慷慨接受了本书的出版，并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审读编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要出版这样一部巨著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也感谢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江苏省教委、南京图书馆以及各地各单位的编写者，没有他们的关怀、资助、撰稿、协作，我们是不可能顺利完成这部著作的。

我们的专业水平不够，见闻有限，再加上人力不足，时间紧迫，书中难免有不少缺点错误。诚恳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91年10月

## 凡 例

1. 本书著录上古至清末及部分生于晚清而于1949年9月30日之前去世的江苏籍作者著作,酌收外省流寓并定居于江苏的作者著作。

2. 本书以江苏省1990年行政区划分卷,每一省辖市及属县(含县级市)各自成卷,共11卷。古代行政区划归入现今相应的地区。已划归他省市者(如上海松江)不收,原无建制者(如张家港市)亦不单独列出。

3. 本书采用以年系人、以人系书的编纂方法,每一条目包括人物小传与所著书目两部分。人物以生活年代为序,生平不详者,附于大致相应的年代后面。

4. 所收书目以编集成册的古典文献为主,酌收零散作品。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及现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列入。

5. 著录各书依经、史、子、集、丛书的次序排列。书名下注明卷数、四部类目、存佚。现存书注明版本,稿本、抄本、稀见本等注明收藏单位。佚书注明出处。

6. 丛书子目在10种以下者全部列出,10种以上且《中国丛书综录》已收者注明“子目从略”。如不见于“综录”,则子目均一一列出,以备查检。

7. 各卷末附人名索引。全书各分卷出齐后,再另编全书的人名总索引和书名分类索引。

## 《徐州卷》引言

赵明奇

纵览徐州那源远流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方古老的大地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刀光剑影的悲壮史和大河横流的血泪史，更有那璀璨的南北文化交融史和荟萃人文的创造史；这里是历代英雄豪杰辈出的帝王之乡，也是目录学之祖、文献学宗师刘向、刘歆父子的故土。汉高祖一代人文，称雄天下，把“汉”字印记传播久远；而刘氏父子创始的古籍整理方法以及为之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则成为中华民族一种优良传统，金声玉振，超越时空，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为之献身。

古籍整理，贵知往明来，考镜源流。前事无忘，乃后事之师，故考存佚之典籍，既可知古人之功，亦可明古人之心；既可励今人之志，亦可鉴今人之行。徐州为古今胜地，历代著作文章如江如河，川流不息：汉高祖响遏行云唱《大风》、刘子政纲纪群籍著《别录》、刘义庆记言记事叙《世说》、刘知几横评纵论写《史通》、陈师道穷而后作《后山》、张竹坡淡意仕途评奇书……在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和江淮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徐州历史文化异彩纷呈，展现出多元性、开放性的特点。许多宦游、客寓徐州的迁客骚人，也留下了千古绝唱，诸如孔夫子吕梁临河叹逝水、李太白下邳圯桥怀子房、苏东坡率民抗洪颂黄楼、文天祥燕子楼下诗意长……徐州人和外乡人一起以山河为竹帛，以生命作笔墨，创写了徐州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朽的学术影响。今天，继承这种优良传统，光大这种学术影响，对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有

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秉承古训，昌明今言，创议编纂《江苏艺文志》，借以弘扬我省历代著作之盛，诚为胜事。我们受命编写《徐州卷》，遂有肇事之初。

然徐州向无“艺文”专志，地方志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考”，亦残缺疏漏甚多。究其原因：一者南国重镇、北国雄关的交通地理形势，使徐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楚汉相争到近现代，大小战事，言之凿凿即四百余起，试想处此要冲，金石俱焚，文献几存？二者北宋以来，黄河夺泗，八百年间，水患二百余次，更有城池崩坍，大水入市，值彼洪涛之下，房舍荡然，安有完书？故徐州地方古籍失传更甚于外邑。我们初治古籍目录，唯恐有辱使命，有愧乡土，尽心勉力慎行。几经检索，几终查考，搜遗补缺，稽佚勾沉，起两汉，迄民国，得 479 人小传及著作目录，并依《江苏艺文志》体例条分缕析，编定次第，进呈编委会审订。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资料室、徐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资料条件及我们水平所限，书中疏漏、讹误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祈望师友同仁赐教郢正。本书之刊行，倘能为民族文化及地方文化建设起到一点路石、桥梁之用，亦即我们的辛苦的莫大安慰和最好的酬劳了。

1994 年 6 月

## 《连云港卷》引言

汤大民

据现建制，连云港市为江苏省辖市，下管东海、赣榆、灌云三县。本卷撰纂了这一地区本土及长期寓居的 239 位学人传略及著述简况。时间跨度为三国至近代。

连云港市是一座新兴的海港都市，但又有着悠远的古文明背景。早在十万年前，就有人群棲息于斯。五千多年前，少昊氏族的先民们在这儿经营了原始农业，被称为“东方第一天书”的将军崖岩画，就生动地纪录了当时的生活景观。在夏代的版图上，这儿的经济文化已相当繁荣。历殷商、西周而至春秋，传说孔子曾登临今新浦西边的一座山峰眺望大海，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浩叹。而信史表明，千古一帝秦始皇确曾东巡至朐山，于此立下了石阙，作为统一的中华大帝国东大门的标志，并面对大海中缥缈的仙境做了一个乘风御浪、跨越生死的宏伟的梦。在上古，这一片海天之间神奇的空间，为我国古代的哲学、宗教、文化、艺术提供了美妙的幻觉、痴迷的信仰和激越的诗情。

汉武帝是务实的。他在这里设置了朐县城邑，建立了乡里编制，官营冶铁，征收渔税。终两汉至三国，这儿为东海郡、国属地，文化归属齐鲁文化圈，东海（包括朐地）学者是当时齐鲁汉学的劲旅。三国时事魏四世的朐人缪袭，以为曹魏与撰《皇览》、制礼乐、著兵书，揭开了本土著述史的序幕。而麋信则以注疏《春秋》左氏及谷梁传，显名当时。两晋至南北朝，该地区曾作过东海、朐山等郡治，东魏时始称海州，辖彭城等 6 郡 19 县，号称六郡故都，从此该地区以

海州名称，彪炳中华史册。南北朝时，美文学大兴，东海籍鲍照、鲍泉、徐伯阳之流，仕宦江南，享文誉于海内。“俊逸鲍参军”，他以善诗赋，尤擅古乐府，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元嘉三大家”，为李、杜而下百代崇仰。

隋唐之世，海州经济文化出现了新的繁荣。开元间人口达18万之多。而壮丽的自然景观也得到了初步的开发，成为当时诗人骚客向往的胜境。李白曾“翩翩东海上，策杖名山游”，乃至云台山上至今还有“李白洞”古迹，“俗传李白游海上曾饮于此”（《云台山志》）。李邕、刘长卿、崔国辅、独孤及、钱起等皆与海州结缘。他们的诗文胜迹使得云台山水烙上了皇唐气象。其时本土文人著述虽传世不多，却对全国产生了影响。隋包恺从王仲通受史学，与萧该同称《汉书》宗师，聚徒达千人。唐吴少微以文章与富嘉谟齐名，为文本于经典，雅厚雄迈，力破徐庾时风，号“吴富体”。吴通之、少微兄弟“俱博学，善属文，文采绮丽”（《旧唐书》本传），朝野罄慕。神奇的山海还孕育了宗教文化的兴隆，道观入云，佛号喧天，流放郁洲的道士成玄英在此氛围中，注疏了《庄子》，使之成为《道藏》经典。

北宋承唐发展态势，海州人口达五万多户。“波涛起天来，舟楫满城隅”（宋冉秀《海州》），海、河航运迅速发展，成为外贸重要海港，接待高丽商人、水手达5千之众，而“山海之利，以盐茶为大宗”（《宋史·食货志》）。此时的海州全面进入国人大视野。沈括来考察了地理沿革、乐律戏曲、武器工具，为海州人文在《梦溪笔谈》中树立了不朽丰碑。石曼卿贬至海州，读书、涤纓、诗酒流连于峻山深壑中，还把花籽树种裹为泥丸，满山抛洒，“坐令空中出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苏东坡三次来游，写下了14首诗和2首词，海州山水因之而璨然生色，凭添许多潇洒与风流。祖无择《三字诗》至今留于郁林观东岩，千古不磨。张耒离开海州后，“梦魂犹在海边州”。海州风韵眩目于大宋人文盛境中。

但到了北宋末年，海州大地上金戈铁马，海州儿女佩剑带刀。